

宁可一个字不写，也不昧着良心创作。

——作者

# 夢城

作家出版社

袁仁琮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 奇城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徐仁甫 著

# 夢城

袁仁琮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梦城 / 袁仁琮 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3

ISBN 978-7-5063-3826-2

I. 梦… II. 袁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子 ( 2007 ) 第268736号

## 梦 城

作 者: 袁仁琮

责任编辑: 华 沙

装帧设计: 金 黔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026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 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 刷: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370千字

印 张: 16

印 数: 0001-1000册

版 次: 2007年3月北京第一版

印 次: 2007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3-3826-2

定 价: 30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梦 城

(代序)

做城里人，是我儿时瑰丽的梦。在我儿时的天地里，除了无边的大山，树木，就是蓝天，花鸟虫鱼野兽。单家独户，这种闭塞便更严实。在我祖父、父母、姐姐、哥哥的眼里，那些小乡镇就是“大地方”了。我在村里读小学，一次，看到同学的祖父拿一封信，信封上有邮花，无法想象来自怎样神秘的地方，是怎样了不起的人才可能收到信。我小时候，留“锅盖头”，穿家机布对襟衣，宽腰宽腿裤，只要不走长路，不进山，不太冷，全打光脚。我一家人全是这样的穿着。一家人都不会说汉话，也听不懂，见到讲汉话的人，大眼瞪小眼，一副傻乎乎的样子。大地方人送给山里人个很不雅的称呼：野佬。野佬，和野人近似，落后、野蛮、肮脏、无知无识。我们到30多华里之外的乡镇赶集，不光遭白眼，还挨骂“野佬”。为此，山里人和“大地方人”经常发生冲突，甚至群殴。我经过若干辗转，1949年春，到镇小学插班，还为被同学辱为“野佬”打过架。

我们做梦都想做城里人。父亲心目中的城里人是简单的，只要能太阳下山之前吃晚饭，再坐在屋檐下喝喝茶，消除一天疲劳，就是幸福无比的城里人了。我心目中的城里人却无明确标准，但肯定地说，不会像父亲那样理解。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在学习上，我要证明山里孩子决不比城里孩子差。我入学后的第一篇作文是用文言写的，

经我的第一位先生江中兴——清末秀才点评之后，用朱笔写了四个字作为批语：小子可造。这四个字鼓舞我奋斗至今。以后，我一直受到老师的重视。1951年考入天柱民族中学，初中高中阶段成绩都不错，好几年都因为成绩优秀减免学杂费。考得最差的一次是高中毕业前夕，代数78分。那一年，我在当时贵州惟一的文艺刊物《贵州文艺》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发表处女作话剧《小花和尚看梨》，迷上了文学，影响了学习。此后，我考上贵阳师范学院（贵州师范大学前身），毕业分配贵阳第一中学任教，顺理成章地成为城里人。

但是，我常常做着“乡梦”。梦里我还在乡下，或者干脆在大山里，在曲折险峻的山道上跋涉，我还是不折不扣的山里人，乡巴佬。以前，我很怕别人知道我是少数民族，家庭出身农民，怕别人瞧不起。后来坦然了，因我知道怎样做一个城里人，而且是个不错的城里人。当然，我还会说，自己不单农民出身，还会全套农活。我觉得这样很好。

若干岁月过去，我才渐渐明白，做个城里人并不容易。农民则更难（文明程度高的农村例外）。有一次，我在某县城大街上一家面馆里等待吃面，这时，一头水牛在面店门前停住。这家伙全不看是什么地方，开始排泄废物。先排大便，后排小便，热哄哄一大堆，难闻的气味缓缓地飘进店里。这一幕，让我没法吃下那碗面。一位中年男子却不像我这么就算了，要求店老板退钱。店老板退了，还不肯罢休，找赶牛的农民理论，农民反问他：“你光吃不屙？”店老板说：“要屙也不能到大街上来屙呀！”农民说：“它要屙我有哪样办法？”

后来我发现，进县城大街的不只是牛，还有马，牛马粪便随处可见。

有一次，我一位在城里工作的老乡接老父亲来住，让他享享清福。老父亲来的时候下了大决心，说非住半年不可。不料才住10天，便吵着要回乡下。他并不是牵挂什么，而是无事可做。后来我听说，有的农民很想做城里人，花了大力气搬到城镇，但是，没法过下去，只好再搬回去。

生产水平普遍低下的山村,只要有土地,有犁耙,有锄头,有力气,就可以种出粮食来,以最简单的方式延续生命,繁衍后代。离开了土地和简单的谋生手段,如果既没文化,又没手艺,即便住进城里,也没法过下去,最终还得搬回大山里。而有些人有在城镇里生存的能力,却缺乏城镇居民应有的素质,把乡村的那一套搬到城镇里,弄得啼笑皆非,甚至闹出人命来。但是,生活在极偏僻,自然条件极差的农村农民,又是非走城镇化道路不可的。现实和形势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,演绎了许多令人震撼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我很熟悉,多多少少有自己的影子。不少故事乍看捧腹,再看便心酸落泪。这种情形,使我想起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开卷处的表白: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!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?”

我倒希望更多的人细细玩味。

## 第一章

### I

禾妹一直担心的事，还是像大晴天下冰雹那样，骤不及防，砸在头上，把她砸昏了。

这天阳光灿烂，亮得发白，亮得刺眼，亮得让她心跳，她有一种不祥预感。但是她想，不管怎么说，回家见到爹母的第一件事还是要讲她在外面打工的见闻。出去一次，又有许多新东西撞进她的怀里，让她措手不及。最让她激动的莫过于看到满世界的女子，她们说说笑笑，疯疯闹闹，快活得小鸟似的。哪里像山里的妹崽，小小年纪就许人，十四、五岁就出嫁，从此再也没有自己的天地了。7岁那年，她气得一连两天不端碗，爹母才没把她许给人，让她一个人走几里山路，到柳塘去上学。高小毕业，又绝食一次，勉强让她读到初中毕业。初中三年，年年考年级第一名，父亲久耶无动于衷。初三毕业那年

的一天，父亲久耶喝下两杯自己烤的红苕酒，说，妹崽，不是爹母心狠，实在是没法再让你读下去了。你看，土里刨不出钱，你母养猪，一年到头卖不出几个钱，你弟第二天要撑这个家，不让他读更不行……怪就怪你不是个男崽啊……禾妹说，我去打工挣钱，挣我和弟弟的学费、伙食费，挣够了我再去考高中。禾妹满脸是泪，跪着求爹。当时，柳塘村有人在广州打工，久耶想想暂时没有合适人家说亲，让她去了。打工两年，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中途回家花路费，挣到的钱全部加起来，够姐弟俩上两年学了。她会把钱全部交给爹，求爹准她考高中。她苦，累，流血流汗，全都是为了能继续升学，读书可是她的命哪。可是，她越想，希望好像越远，远到迷迷茫茫，如漫山遍野的雾。

她是一早赶县城开往清田镇的中巴回来的。从清田镇到她的家还有 30 华里，要到下午才有中巴开进山里，她决定步行。初中三年，她不知往返了多少趟，30 华里不算什么。

清田镇不大，一条独街，走通街不过十分钟。别说广州，就是县城，也没法比。但街头有她就读的清中，在她的心中就有了特殊的地位。开始到这里来上学的时候，她还是个留着羊角辫的小姑娘，单纯又幼稚，除了高兴，还是高兴。毕业的时候她才意识到，自己和这所低矮而破旧的学校是那么难舍难分。班主任一宣布放学，全班同学就放声大哭，不分男女，互相赠送小礼物，拥抱，祝愿，“不要忘了我啊”的话讲了一遍又一遍。男女同学眼睛都红红的，离开教室很远，还有抽泣声传来。

禾妹最后一个离开教室，走出校园。她不停地回头，走上街，转过弯，再也望不见那低矮的校舍的时候，她一下觉得被

抛弃了，变成无家可归的孩子。

她的家在大山里，但她和那个家很隔膜。她真正的家在学校，在破旧的教室里。只有到了那里，坐在被她磨得发亮的木课桌前，才有说不尽的快乐，无穷的希望。

转眼两年过去，可那闪现在眼前的一幕一幕，生动得恍若发生在昨天。

离开清田镇，进入一条幽长而深邃的峡谷。峡谷两边黛色的高山连绵，不知道哪里是尽头；河水弯弯，欢快得让她嫉妒。她记不得在这条路上走过多少趟，经过多少冬寒夏暑，不知道磨破多少双草鞋，流过多少汗水，编织过多少美丽的梦……

上了初中，进了小镇，见得多，想得多，心也大了。那时，她就想读完初中读高中，读完高中上大学，大学毕业当城里人。她这个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的愿望班上很多同学都知道，出点子的人也很多。有同学说她长得比很多演员都漂亮，将来考戏剧学院，当演员，不光能进城，还能赚大把大把钞票，那生活，皇帝都没法比。她不想当演员。她知道自己脸皮薄，一说话就脸红，吃不下那碗饭。有同学怂恿她打扮得漂亮点，多去县城走走，找个城里老公嫁了，就成城里人了。她说我没这样下作。有的劝她出去打工，她说，打工一个月就挣那点钱，哪能把我爹母弟弟弄到城里去？我一个人当城里人有什么意思？不行。

她打定主意，一定要上高中，上大学。大学毕业，就挺直腰做城里人了。

峡谷太长太长，长得像遥远的梦境。山一座接一座，无边无际，没完没了；她走得很累，才望见她家坐落的那匹大山。山太高，从山脚往上望，雾罩下冒出零星木屋的地方，才是她

住的小山村阿麻。眼下，她得下到河边，走过摇摇晃晃的木桥，开始爬曲曲弯弯的山路。直到爬得全身汗湿，见到远远迎接她的黄狗，零零落落的小木屋才出现在眼前。

就是这些大山陡坡把她和“大地方”隔开了，和城里人有了很大不同。农哥、山妹子、老农民、乡下人，肮脏、落后、保守、狭隘、没文化等等人们憎恶的帽子，全都扣在和她一样的山里人头上。

有一次，禾妹跟爹去赶场卖板栗。那年板栗特别多，不好卖，她和爹又累又饿，蜇到一家小店铺门前，她爹拧开水龙头要就着喝。刚把嘴凑上去，老板冲出来，恶声叫骂，走走走走，脏兮兮的，把龙头搞脏了！爹太渴，没马上离开，老板声音更响了，说，没听见，聋啦？渴，买水喝呀，脏兮兮的……那年，她刚满七岁，把一切都看得很美好的童心第一次被狠狠地戳伤了，流了血。她和几个同学到镇上读初中，其中一个男同学叫谢灵，被“大地方”的几个同学扒下裤子，看是不是还长着尾巴？惹火了所有山里去的同学，在教室里打得人仰马翻，闹到校长那里，那几个恶作剧同学承认错误，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情才算了结。但屈辱的种子深深地埋进她的心里，生根、发芽。她时时冒出恨来，由恨又生出狠来。她想，都是人，为什么有些人就这么趾高气扬，有些人就该被欺负，她不能忍受。她打定主意，说什么这辈子也要做成两件事：上大学，做城里人，和大地方人一样过日子。不光自己要做城里人，她的一家要成为城里人，还有被脱裤子看有没有尾巴的那个谢灵，也要成为城里人，最好是全村人都成城里人……

要成为城里人的办法只有读大学，至于读了大学还有多长的路要走，她想不清楚，也不想早早的费脑子，弄得头痛。

夢  
城

眼下最要紧的是说通爹母让她报名考县一中高中。只要考上县一中，一只脚就跨进了大学校门。

她爬坡爬得浑身湿透，额头汗珠子成串地滚下来，渗进眼里，辣辣的；心里却充满了阳光，暖暖的。黄狗远远地迎住她，舔她的手，在腿间蹭来蹭去。禾妹抚摸一阵黄狗，走进木屋，黄狗在屋檐下心满意足地躺着。

禾妹家里有人，听说话的声音，不止一个。从她记事起，就不断地有陌生人登她的木屋。最初，她不知道这些陌生人来做什么，后来，渐渐明白了，这些可恶的家伙是来说媒的。她恨这些人，不管父母怎么说好话，也不肯见任何一个陌生人。

家里的这些男女，肯定是来说媒的。她走进伙房，扫了一眼，证明判断没错。没让这些人看清楚，转身走了出来，不料被母叫住，说，禾妹，你回来啦，正好，母跟你讲点事。禾妹平静地问，他们是来做哪样的？母笑得有些怪，我晓得你们是在讲我的事，我的话先讲在这里搁起，我不嫁人，要读书。母说，你听我讲……禾妹想横了，说，我不听。说罢，绕到山墙那边。那里和伙房一壁之隔，说话声听得更清楚。

她的内衣口袋里揣着初中三年学校发的奖学金，一年一百，三百。打工两年，4000元。她全存在一个折子里。她想等这些人滚蛋以后再跟爹好好说说。同意她考学校，她会拿一半给弟弟交学费、伙食费，要不，她不会拿出一文的。禾妹下意识地摸折子，折子潮潮的，变软了。

伙房里说话声一阵高一阵低，禾妹断断续续地听到“那人厚道”、“彩礼”之类的半截话。她真想冲进去一阵臭骂，要不干脆到茅厕里挖一瓢稀屎，朝媒婆泼过去，或者用别的更解恨的办法……

没有，禾妹除了气得发懵，什么也没有做。她巴望来说媒的快点滚蛋，好跟爹好好说说。她要说，只要让她上学，什么苦都能吃；她要说，只要她有了本事，就不光自己做城里人，过现代人的好生活，还要让爹母也成城里人，像大地方的人那样过，这辈子才值……她相信爹不是不通情理的人，只要她坚持，一定还会成功。

禾妹什么恶毒的话都骂尽了，死媒婆们才离开。爹一回到伙房，禾妹马上进去。她的脸板得很铁，相信这时自己的脸和铁块差不多，进出嘴的话也和铁一样硬，硬得自己都不相信是对自己爹母说的。

她问，你们讲的是不是我的事？妹崽问自己的事，当妈的只好打头，说，你也不小啦，能老不定个婆家？禾妹晓得母作不了主，直奔爹说话。那么多烂婆娘来我家，是不是讲我的事？

爹的脸刷的一下变了，说，都是为你好，你咋这样讲话！不这样讲咋讲？我的事我自己不会办要谁来多嘴！他们是来找你爹你母商量。找谁商量也不行。你们不让我读书，还要逼我嫁人，我就死给你们看！久耶的神色变得很无奈，说，你这妹崽咋这样犟！你弟要读书，你爹母就这点能力，你要是答应了这门亲事，一万块钱就到手了，有哪样不好？

弟是憨包，你们非要供他读；我学习成绩优秀，年年得奖学金，你们要我嫁人；我辛辛苦苦去打工，给自己找，还给弟弟挣学费，你们还不肯让我读书，好，来收尸吧！禾妹说罢，冲进自己的房间，呱哒一声上了锁，任随怎么喊也不开。

禾妹弟弟拉交里憨得出奇。三岁了，还不会说话，吃饭糊

夢  
城

得半张脸都是饭粒、菜，让人恶心。上小学，还尿裤子，吮指头；六年级了，还拖两条浓鼻涕；小学读了八年，考试勉强过关，毕业了。人大了一点，乡间牛马猪羊干那事又从来都肆无忌惮，拉交里就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有了偷看女人洗澡、小便的爱好。直接被威胁的就是他姐姐禾妹。禾妹恨死了他，防贼似防他不说，还无法对别人说，只有在心里发狠，走得远远的，到外地去读书；要不，盼望她弟被老虎吃掉，被耗子药毒死，再不被人当流氓打死。

久耶家出这么个“报应儿”，其实全怪他自己。

阿麻这个地方，十有八九是很陡的坡地。缺地的山民，顺着陡坡，开出一畦畦庄稼地，窄得像带子。一条条环绕大山的带子，从山脚延伸到山顶。在诗人、画家看来，很有艺术性，可是，农民干活就要命了。禾妹母荷青生得矮小，挑粪桶上坡，得踮着脚走，一不小心，桶底磕着地，就会人仰桶翻。禾妹三岁的时候，荷青挑一挑粪上山，桶底惹了祸，连人带粪桶，从半坡上滚下来，一直到坡脚。久耶抱到床上，三天才苏醒。没钱医治，只好靠土医生乱治。

久耶不是那种不顾女人死活的人，但没个男崽，就死也没法闭眼。荷青理解男人的苦处，冒死替久耶又生了一胎。村里人说，荷青那病秧子，就像一块干巴土，能长什么好苗？拉交里的憋包病就这样落下了。

越是病秧子生了接香火的人越是干贵，母不贵，独苗苗贵。

本来，山里人就不看中女崽，再有出息也是人家的人，接不了香火。接香火的人得女人生出来，那不过是借个东西生一生而已，那东西和山里人用的箩筐、撮箕没有两样。家里没

有女人说话的份儿。别看久耶在外面跟人说话瘟猫似的有气无力,在女人面前可凶了。动辄骂粗话,说你那母猪样,懂个屌!要是荷青不知趣分辨几句,就要挨嘴巴子。荷青这大半辈子听她说话最多的是牛、猪和鸡。她去喂它们,可以细声细气地说上半天。久耶听了还以为是对他不满,骂得更恶,念念,念哪样屌,把老子咒死了你跟畜牲睡去。

荷青做了大半辈子女人,没过一天舒心日子,却又不折不扣地把山里人那老一套传下去。禾妹还没桌子高哩,荷青就教她将来如何孝顺公婆,顺从男人,料理家务,别的事,不要想,更不要多嘴。禾妹长成15岁大姑娘了,还穿十二岁时候的衣服,又短又旧,拉交里却买了一件又一件。禾妹狠狠地闹了一回,爹让步了,给她买了件处理衣服,但是他说,妹崽,不是爹不喜欢你,你是不该哪样都跟你弟比。我和你妈老了还要靠他,不能靠你呀。

禾妹理解为什么自己要处处让着弟弟,明白山里女人为何矮人一等了。她感觉到面对的决不只是她的爹母,不只是阿麻村的人,而是看不见而又处处威慑着她的一种可怕力量。这种力量是大山,是网,无边无际。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,禾妹既不肯退却,也不肯认输,就注定得经历数不清的风险。

禾妹没喝一口水,没吃一口饭,独自一人关在房间里。房间里没铺地板,连掺石灰黄泥再打平的“三合土”都不是,而是黄泥地。这种地不防水,一年四季潮湿得冒水珠,木床腿长了菌,米桶、旧衣柜、凳子之类全都散发着霉味,和酸菜气味混在一起,熏得禾妹很难受。耗子在房间里大胆出没,胆大的瞪着小圆眼朝她看。她恨得直咬牙,抓过破三抽桌上的书包,狠狠地砸去。没砸着耗子,书、笔、纸掉了一地。禾妹又累又渴

又饿，恨得直想撞墙。但没有用，她知道她爹犟起来十头牛也拉不回头。只有不吃不喝，饿给他看，实在不行，就死。反正不让她读书，还要逼她嫁人，换钱来供她的傻弟弟，活着也没意思。

木屋板壁很薄，外面响动听得清清楚楚。爹大声咳嗽，走出堂屋，很响地把痰吐在阴沟里，进自己的房间睡了。那咳嗽声，那吐痰的响声以及那沉重的脚步声，都在向她示威，警告她：什么事都得听老人的，由不得她。

爹在外面放屁都夹得紧紧的，生怕弄出响声来，全靠凶家里人，找回一点男子汉气。她忽然有点可怜爹了。要是连这点耍威风的地方都没有了，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怎么活！

母没有睡，有轻轻念叨的声音，她不知道母又在对着什么倾诉。或者跟前什么也没有，而是自己跟自己说话？母不能像她那样发脾气，使性子，犟起来什么狠话都敢说，什么狠事都敢做，母不能。母只能忍气吞声。不多一会，就听到爹忽高忽低的鼾声；再一阵，她的房门外有轻轻脚步声。母轻轻地说，妹崽，开门。禾妹想过了，她不能拿气给母受。她开了门。母端一大碗油茶进来。禾妹是吃油茶长大的。不要看黑乎乎的一碗，既香又能吃饱肚子，还是待客的好东西。但她没一点胃口。母坐在她的身边，说，妹崽，要怪就怪命不好啊，哪个喊我们生下来是女的呢？你也看到啦，我们家就这样子，你爹还要盘你弟读书，一个月要好多钱哪，哪里出？还不是想你早晚是要嫁人的嘅，又碰到个肯拿出这么多彩礼的人家……

禾妹可怜她母，说，母，你半辈人苦成这样难道还不够，还要你女儿走你老路不成？

母涌出了眼泪，说，母苦惯了……母也是没办法……你抗

得过你爹？他火起来会打死我两娘崽的……

禾妹很硬，说，母，我要是像你这样活起，宁愿死。

母抹一阵眼泪，劝她吃油茶。禾妹说，母，爹不让我读书，我饿死也不会吃的，你拿去吧。

母端油茶碗轻手蹑脚地走出房门。

禾妹饿得胃辣乎乎的，像是被灼伤了。这种滋味她不是第一次尝到。在学校上学的时候，一天只吃一餐饭是常事。太饿了，灌一肚子凉水也就过了。她没有到伙房去找水喝，想的却是革命者如何坚持斗争，不怕牺牲的故事。虽说有点不伦不类，可是长了勇气。使她气愤的是第二天醒来，他听爹在恶骂母。他说，饿她几餐就晓得啦，你贱哪样贱！禾妹跟着听到唤黄狗的声音，一定是爹把那碗油茶倒给狗吃，故意气她。禾妹狠狠地想，好，我就死给你看……

到第二天中午，禾妹的胃就不光辣乎乎的难受，还绞着痛了。头昏眼花，站着腿打颤颤。她不知道人要饿几天才死，她想死的时候一定很难受。她不知道爹去了哪里，反正没他的动静。大概母怕爹骂，换了个办法，从窗格子里塞一个烧熟的嫩包谷进来。禾妹没吃，顺手塞了出去。母在窗底下带着哭腔说，妹崽呀，你要这样，还不如母先死……

禾妹告诫自己说，决不妥协。她紧闭嘴，一句话不说。她在想象自己饿死以后，硬挺挺地睡在门板上，爹怎样抓自己的头发，悔恨得要命的情景。

母轻声地念叨着离开了。木屋里死一样静，有一种死亡的威胁。一阵，外面有“嘿嘿嘿”的傻笑声，不用说，禾妹也知道是弟弟拉交里。傻弟弟一边笑，一边说，姐，开门，我要和你玩……姐……禾妹使尽平生力气，骂说，滚，滚，滚！

夢  
城